

长篇小说  
第一家丑



最红太阳

因为母亲的两个情人而苍凉悲壮  
因为女儿的两个情人而凄婉惨烈  
一份孽债何必惊动四个男人  
竟使得花季少女痴情滴血  
一个红卫兵女儿心灵创痛史  
一个走资派父亲情感磨难记

谢泽生 / 著

重庆出版社

一份孽债何必惊动四个男人 竟使得花季少女痴情滴血

一个红卫兵女儿心灵创痛史

一个走资派父亲情感磨难记

# 最红太阳

谢泽生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最红太阳/谢泽生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ISBN 7—5366—6800—7

I. 最… II. 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07 ) 第 079211 号**

**最红太阳**

谢泽生 著

---

**责任编辑** 罗玉平 金桥楠

**封面设计** 吴宜远

**版式设计** 周 珊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顺义富庄福利印刷厂 印刷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3.6

字数 630 千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66—6800—7/I · 1203

定价: 46.00 元

## 目 录

序 幕	引爆青春 .....	1
第一章	闺门花旦——《巾幗魂》的女主角 .....	5
第二章	不下跪的女狗崽子 .....	39
第三章	滴血的隐私——红卫兵军事法庭的阶下女囚 .....	64
第四章	谁心疼她——两个黄昏不速客 .....	86
第五章	罪孽冤家 .....	106
第六章	少女角色 .....	122
第七章	“加快”情书——红色恐怖下的仗义少男 .....	156
第八章	你妈我妈——“亲家”不亲 .....	175
第九章	情书祸端 .....	183
第十章	天仙魔鬼 .....	206
第十一章	心病难医——婚外男人印象 .....	221
第十二章	炮打司令部——市委书记的独身天地 .....	238
第十三章	灯火阑珊处 .....	257
第十四章	雨夜性感——魅力女人咏叹调 .....	275
第十五章	兄妹雪花恋 .....	299
第十六章	名花无主 .....	323
第十七章	三女一台戏 .....	340
第十八章	“恰同学少年”——退劫不属于造反派 .....	366
第十九章	裸女“忠”舞——铁血不理睬虔诚 .....	383
第二十章	苦恋绝唱——青春前沿的护花使者（一） .....	407
第二十一章	在逃女犯——青春前沿的护花使者（二） .....	451

第二十二章	百姓点灯 .....	484
第二十三章	警世大观——批斗场风云记 .....	498
第二十四章	今夜无眠——狼和小羊新传 .....	524
第二十五章	神秘的女护士 .....	542
第二十六章	走资派与女看守 .....	575
第二十七章	爸爸是谁——匿名小字报的女作者 .....	600
第二十八章	惨烈的信物 .....	624
第二十九章	左派掌权，当仁不让——“情敌”大闹学习班 .....	653
第三十章	雨后蘑菇 .....	676
第三十一章	长歌当哭 .....	701
第三十二章	一夜自由 .....	729
后记	.....	749

## 序幕 引爆青春

这是一场乱糟糟的辩论会。一个男孩手里拿着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刚把这副对联扬了扬，还没有来得及张嘴说句什么，就有人领头唱起了《造反歌》：“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的你站出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滚，滚，滚，滚你妈的蛋！”歌声此起彼伏，人们的情绪热烈、奔放、狂躁。就好象每人都是拉开了保险盖的集束手榴弹，稍有碰撞，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炸响。

待歌声唱够一段后，男孩子说：“同学们，‘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许多人说好得很，认为它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表达了我们红五类的心声。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封建血统论，不同意这幅对联。马克思说，真理是在辩论中确立的，谁是谁非，今天我们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请同学们上台发言，以实际行动来保卫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这也是以真正的战斗姿态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捍卫社会主义的具体行动。”

男孩的话还没落音，一个女同学首先跳上了讲台，她两边梳着“小刷子”，有点胖大的军装上束着一条宽大的苏式武装带，手卡着腰，一副威风凛凛的模样。“我坚决拥护这幅对联！”她说，“我们红五类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革命思想早已溶化在我们的血液里。有人说我们是自来红，我们就是自来红，自来红万岁！而黑五类从小在反动家庭中长大，共产党把他们搞得家破人亡，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就是自来黑，打倒自来黑，红五类同黑五类的矛盾，就是水火不相容的阶级矛盾，所以我完全赞成‘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她的演说被阵阵掌声和口号声所打断。尔后，又有许多同学上台发言。无论是谁，上台发言，必先报出自己的家庭出身，每当报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台下就是一片热烈的掌声，报出工人、贫下中农的，台下的掌声就稀一些。但无论是谁发言，都对这幅对联表示坚决的拥护，似乎只有这些“红五类”的后代，才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保卫毛主席。

这时候，台下走上来一个瘦高个儿男青年，他戴着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一站到台上，他就开明宗义：“我对这幅对联有不同看法。”他的话没有落音，台下有人高喊：“报出身！报出身！”他像没听见一样，只管对上述同学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同学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信奉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机械唯物主义……”下面有人大声嚷起来：“什么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机械唯物主义，别他妈的用这些名词来唬我们，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有屁快放，少罗嗦！”他扶了扶眼镜，看了那个同学一眼，继续说：“看一个人是不是革命，不仅要看他的出身，还要看他在革命中的表现，出身好的，不见得都是‘好汉’，张国焘出身工人，不是背叛革命了吗？毛主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他们还不照样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吗？”他的观点似乎很有说服力，下面鸦雀无声，他得意地一笑，干脆来了个一鸣惊人，把他的推理推到极限的高度：“如果按照‘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那么，毛主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全都成了‘混蛋’吗？！他们的爹娘岂不都是‘狗爹狗娘’？！我们今天岂不是要振臂高呼‘打倒他们的狗爹狗娘’？！”人们似乎被他的推理带进了迷宫，好半天摸不着头

脑，直到现在才觉得有点不对了——怎么回事，连毛主席也给骂了。“你反动，你他妈的什么出身？”台下有人愤怒地发出质问。眼镜说：“什么出身，哼！告诉你们吧！老子的家从草履虫那一代就是无产阶级！”他们都学过动物学，知道草履虫是最原始的动物，于是爆发出了哄堂大笑。有人说：“别他妈的东拉西扯，讲清楚，你爸爸是干什么的？”眼镜说：“老子的爸爸是1927年就参加地下党的共产党员，我和你们一样，也从头到脚都红透了，说不定，比你们有些人还红！”人们质问：“那你为什么替黑五类讲话，诬蔑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我没有替黑五类讲话，也没有诬蔑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我在替真理讲话，真理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群乱哄哄的，有人说：“什么狗屁真理，你反动透顶，滚下去！”有人说：“他说的有道理，让他说下去！”

辩论越来越激烈，桌子上的麦克风被夺来夺去，人们你推我搡，乱成一团儿，支持对联和反对对联的双方泾渭分明，各不相让，声嘶力竭地争论着，那眼镜还在争辩着，一个和他一样高的青年揪住他的衣领往下拉，“哧啦”一声，一下子他的右边衣领前襟和半片袖子被撕了下来，于是，高深的哲学名词夹杂着泼妇般的破口大骂，唇枪舌剑，外加拳打脚踢，教室内外很快变成了战场。

大会主席控制不住会场了。

“刘中华，我们怎么办？”红卫兵的几个负责人汗淋淋地挤到主持辩论会的男孩身边。男孩叫刘中华，他说：“赶快制止事态发展。”他沉吟了一会儿，指示说：“你们各带一批人，兵分三路，一路截断主席台上的广播线，别让他们瞎嚷嚷；另一路，人多一点，占领广播室，广播我们的声明。最后一路，把声明印出来，连夜上街散发，看来运动不能停留在这个初级阶段，打内站，自相残杀。得另辟战场，要升级……”说完，他蹲了下来，迅速起草了一份郑重声明，递给他们，说：“马上行动！”

三路人马旗开得胜，不一会儿，大喇叭已在反复播放着他们的声



明：

红卫兵战友们：

现对今天的事态郑重声明如下：

一、‘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是革命的，我们坚决拥护。

二、今天的辩论正在酿成流血事件，为了不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强烈呼吁各派红卫兵立即联合起来，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三、立即冲向社会，掀起一次破四旧、立四新、抄罪证、斩黑手的新高潮！

自来红万岁！打倒狗崽子！

菊乡市第三高中文化革命委员会暨红卫兵行动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忙完了这些，天就快亮了，刘中华刚想趴在桌子上合合眼，接到了菊乡戏校的电话，要求三高红卫兵派代表参加他们上午的破旧立新现场会，以便传经送宝。听到这个电话，他真是喜出望外，心花怒放——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听那个叫“丹玫”的姑娘了。要知道，那可是他的一桩说不出口的心事，说到底，是他一段魂牵梦绕的相思情，丹玫，丹玫，那令他夜不能寐辗转反侧的姑娘啊……

## 第一章 闺门花旦

### ——《小姻缘》的女主角

那是三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

本来刘中华睡得很死。因为，菊乡市中等学校“五·四”青年大辩论决赛历时二个月，昨天晚上结束，他们第三高中最终从近四十个参赛学校中，脱颖而出，捧回了冠军奖杯。作为一个参赛者，历经小组赛、分区赛，最后出线后，又经过初赛、复赛、半决赛、决赛，真乃披荆斩棘，他的精力可以说到了生命极限。每当接到辩题，既要扩充知识，补充营养，又要强化技能训练，增强应变能力。这几十个日日夜夜枕戈待旦，唇剑舌枪的较量，虽说为学校赢得了荣誉，但也把他们累得要死不活。因之，昨天夜里他倒头就睡死了。但因乘胜而归，他的梦很香甜，仿佛看见一个女孩子妒羨地望着他捧着的冠军奖杯。那是一双顾盼生姿的眼睛啊，那是一双撩人心动的眼睛啊！他正要走下领奖台，同姑娘分享他们的喜悦，谁想一脚踩空，掉进湍江，江水淹没了头顶，他大呼：“救命——”“喊什么？”是妈妈的声音，“什么时候了，起床吧！”接着就传来爸爸的数落：“中华，不是爸爸太严，你都高三了，再过三个多月就要参加高考了。可是，这两个月你参加

辩论赛，耽误了多少功课！有人说，高考是穿草鞋和穿皮鞋的分水岭，这个理你该懂……”忍着把爸爸的唠叨听完，刘中华不再说什么，向妈妈要了五角钱，说中午不再回来吃饭，把课本装进书包，说：“我走了。找个地方复习英语。”就向外走。爸爸凑过来还要嘱咐什么话，儿子已经推出自行车，一溜烟飞出了院门，走上大街，哼着小曲，向着城东的菊潭公园飞去。

这是个虽简陋却很高雅的公园。它位于城东湍江之畔的菊花山下，山上有一潭水，名曰菊潭，潭水自潭中涌出，注入湍江，形成一挂水帘。从江对岸远看水帘，仞崖之上，飞瀑直下，滚雪卷玉，腾起蒙蒙雨雾，阳光下，还能映出一道彩虹。进入水帘，置身于水帘洞内凭栏平视，只见水晶帘下霰粉七色，彩虹飞舞，细如发丝，碎如雾般的水汽顺风倒卷入洞，斜吹至崖壁，更使绿苔处处，凉气袭人。游人至此，俗态尽消，尘念荡尽。古时几十户人家都饮潭水为生，寿限大多在百岁以上。潭水所养菊花，茎短叶阔而花朵硕大，味道甘美异于它菊。人们远近都来采集花种，播于四方，此地遂有菊乡之名。东汉末年，司空王畅，太尉袁隗，太傅胡广，都曾责成当地官吏，每月向洛阳京都呈送菊潭圣水，供宫廷饮用，以自颐养。唐代诗人李白，孟浩然，贾岛，杜牧都曾游此题咏，留下千古名句。李白诗曰：“时过菊潭上，纵酒无休歇，泛此黄金花，颓然清歌发。”再后，元朝大诗人元好问知照菊乡时，曾把此园作为他的诗友汇集之地。每有闲暇，便相邀菊潭临江阁中饮菊潭甘冽，眺湍江风帆，听飞瀑哗哗，赏菊花摇曳，真乃一大幸事。据志书记载，这位大人曾有《菊潭八景诗》传后：“湍江逢春涨未消，菊潭晚眺乐逍遥，秋山红叶霜林染，唱彻飞瀑听归樵。大圣误认水帘洞，孤峰耸翠猴王闹。一地月色擎秋朗，雪霁八方待明朝。”于是后人建园修亭，俨然成了远近名胜古迹之地。

刘中华没有心思赏景观花，扎好车子，就径直就向临江的那水帘洞顶走去。那里的水边有一片浓密树林，树荫掩映之下，有一个石砌平台，临江一面还有以前官府修的通向水帘洞的石阶。石缝上长着灌

木，丛丛向下直接连着江岸。江面上，水波不惊，绿树倒影水中，令人别有一番情趣，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他拣一个较为干净的石阶，铺上一张废报纸坐下来，拿出课本，皱着眉头翻了几页，心里暗暗地给自己打气：“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然后，认真地也是无精打彩地读起这绞嘴的“英格利希”。其实，这是一篇并不很难懂的课文，但对于他来说，却感到异常的艰难。他上高中以来，一直信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信条，精力一直倾斜在数理化上，对于学习英语一直提不起兴趣。“英格利希不及格，先生罚我斯坦旦”，英语老师上第一课时，曾念了这个中英文混血口诀，劝他们不要学这个被老师罚他“斯坦旦”（站起来）的学生。当时，他心里暗笑那个笨蛋。可是而今，这个笨蛋却成了他自己，他不由羞愧起来，为了洗刷这种羞愧，他大声地把那个口诀念了一遍，然后，顺手拣起一块石头，“滚你个斯坦旦！”隔着树荫投向江里，只听“咚”的一声，平静的水面溅起一层浪花。正当他又拣起一块瓦片向下走去，准备打水漂儿时，一个虽似轻柔甜美却又凌厉清冽的声音传进他的耳鼓：“站住，再往前走一步，本姑娘就不客气了。”刘中华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水帘洞旁边一丛枝叶掩遮的葛花树下，立着一个女孩子，手里拿着一卷书稿。“对不起！”刘中华笑笑，赶忙转身。他知道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同一个女孩计较短长，决没有好处，况且还不知道是带刺的玫瑰，还是柔和的水仙。

“站住！”又一声戏剧道白似的声音传来，“你打乱了我的情绪，你要赔偿的。”

果然是带刺的玫瑰，他赶忙说：“我不是故意的。”

“我认为你是故意的。”她说。

“你怎么不讲理！”他说。

“你才不讲理！”她说。

“你本来就没有理！”他又说。想赶忙离开这儿，一是惹不起这个带刺的玫瑰，二是他刚才读英语时那憨腔傻调肯定叫她听到了。那

多么难为情，他想到这里，不免有点尴尬，就象小偷刚伸出手就被人看见一样，心中有几分不快。

“‘斯坦旦’是什么意思，你说！”

果然被她听到了。他说：“英语，英语‘站起来’的意思。站起来，你懂吗？”

她竟学着他的腔调念了“英格利希不及格，先生罚我斯坦旦”。“你在骂人，是吗？”她学得很象。

“上天作证，我是在读英语。”

“骗谁！”女孩撇了撇嘴，很动人。姑娘说罢不再吭声了，扭过脸去。

他轻手轻脚往回走，但又忍不住拨开树丛，从树叶缝隙中向下仔细看去。这时，那带刺的玫瑰正面向江面。她穿着淡绿色上装和浅灰色长裤，额前一蓬刘海，背后托着一条长辫子。在绿叶疏朗的横枝下，她根本没有发觉这个男孩子在偷看她。她把一条腿蹬在一棵树的根部，保持着身子的稳定，另一条腿耷拉在一枝葛花树的藤条上悠着，两眼平视着水帘洞外腾飞的雾霭，象在默想什么心事，仿佛刚才的一切没有发生。几束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倾洒在她的周围，一阵江风把那团团雾霭又吹向她的头顶，她那美丽的脸庞马上被周围的一片青翠和飞雾构成了一幅和谐美妙的图画。刘中华看呆了，手不由一松，课本掉了下去，那女孩先是吓了一跳，当看清是一本书，调皮地向上望了一眼，撇了撇嘴得意地笑了。好象她对这种男子汉的恶作剧早就经见过，就在准备着这一招。笑了以后，装做视而不见，恢复原来的神态，读她的书。这时几句戏剧道白式的对话传了上来，使刘中华更是吃了一惊：“混蛋！”

“你骂人？”

“骂你是便宜你！”

“你……”

“姑奶奶就这脾气。”

刘中华莫名其妙，又不知所措，他一个男孩子被一个女孩子当面这么摆掉，还是头一回，尤其是她那视而不见的神气，确实让他心里有几分窝囊，但那课本还“踩”在人家脚下，他如何走下去，弯腰去取呢！一个大男孩勾头弯腰地俯身于一个女孩的眼皮底下，无疑于让他去向女孩承认自己入侵了人家的领地，应当乖乖地退出。他坚决不干。忽然，他想起一个主意，只要突然冒出一句“阿哥阿妹”的歌，女孩子就会脸红走开，何况她是那么的娇嫩秀气，根本劲不住一击的。主意确定后，他先看看四周，没有别人，这时，大约快中午了，只有几只麻雀在树枝上叽叽喳喳蹦来跳去。好，他心里踏实了，开始实施他要采取的“紧急行动”。

秋风吹皱无情水，  
忍看东流永不归。  
真情强笑为谁娇，  
一寸相思一寸灰。  
啊，天易见，见伊难，  
欲寄相思满纸泪，  
心上姑娘知（你）是谁。

需知爱恋是新愁，  
何必月色浸花蕊。  
苦情最是无缘恨，  
孤吟恁坐清如水。  
啊！海可枯，石可烂，  
益得风流几多梦，  
心上姑娘知（你）是谁。

这是著名的歌曲《心上姑娘》。刚憋出一段，下边卡壳，想不起

来，他就一下子跳到最后，“你是谁？你是谁？”来了好几句。这时的公园突然静得出奇，好象落了一场大雨，一切都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他的心在“咚咚”跳着。好久，他听到那女孩子轻轻跳下树的声音，接着是她捡拾课本时抖落灰尘书页的哗啦声，随后是一阵稳稳当当的脚步声踏着那破败的台阶上来了。他惊呆了，她不但没有走开，反而找上门了。一时间他竟变得慌乱而又笨拙：“你，要干什么？”一句问话没有落音，他愣住了。“你——”她也张着嘴巴愣在哪儿。

那是大辩论赛的首场舌战，市三高中迎战戏校。辩题为“青年人选择志愿有没有首要标准？”戏校为正方，清一色四员女将，三高为反方，一溜排四个男儿。自由辩论开始后，刘中华抓住对方辩词中的疏漏，马上展开反攻。他说：“对方辩友，按你们的逻辑，一个人不管干什么，都要有一个首先考虑的标准，那么，我们青年人将来择偶不是也应当有个首要标准吗？请问对方辩友，你们将来择偶的首要标准又是什么？是金钱？是地位？还是长相？”这一个提问颇具挑战意味，竟一下子把对面四个姑娘懵住了。在这个年月，这是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如若回答：“金钱。”那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回答：“地位。”那是封建社会的门第观；回答：“长相。”更是惹人耻笑。刘中华得意地瞟了对面的姑娘们一眼，傲慢地坐下来，又忍不住向着评委席看了一下，只见评委们也微含笑意，眼光都投向正方，好象知道她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又不得不给以“注目鼓励”一样。这时，台下也为他的机智发问爆发出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然而，掌声还没平息，对方第一辩手——一个拖着长辫子的姑娘，霍地站起来。她微微颌首，向着主席（主持人）点了一下头，又向他们这儿瞟了一眼，说：“我们女孩子将来择偶，当然有一个首要标准，既不是金钱，也不是地位，更不是长相，而是——”她顿了顿，好让她的回答更具爆炸力，但刘中华笑了，他知道她要回答：“政治表现好！”这是他早就给她们预设的圈套。那样，他就可以以归谬

法反驳：“那就让我们的女辩手找党委书记给她缔结良缘吧！如果每一个年青人都要求党团组织寻找并对对象进行政治把关的话，那么我们的党团组织不就成了婚姻鉴定所了吗！”然而，还没让他把他归谬法的效果设想完美，女辩手的回答已令他瞠目结舌。她的回答掷地有声：“他首先是一个男人！”接着她又示威似地向刘中华看了一眼，“如果一个青年人择偶时，没有‘异性’这一个首要标准，他肯定是一个心理变态者。”她坐了下来，观众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采的叫声。这个丫头片子了不得啊！虽说首场论战，戏校最终被打下擂台，连分区赛也没闯过，给他们三高已不构成任何威胁，并且因为赛事紧张，他连这个对手的姓名也没有在意，但她那“首先是个男人”的回答，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她们呢！首战告败，悻悻而归，对于这场论战以及辩论的情况当然就更没有关注的必要，更何况，马上投入《巾帼魂》紧张的排练已使她无暇回味这段关于择偶标准问题的小插曲。然而，今天，两个擂台对手，狭路相逢了。而她也很快认出，他就是那个挑起“择偶标准”辩论的“坏孩子。”

两人都有点尴尬。他窘在那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首先冷静下来，说：“你们胜利了。”他不知道她所说的胜利是指那场首场辩论，还是指昨天晚上才拿下的冠军奖杯，但他今天很是谨慎小心，他已经领教过这个“戏子女”的“厉害”了。他咽了一口唾沫，才说：“我当时也是忙中无计，才出那一招，后来也感到太损了。”

姑娘轻轻一笑，说：“你说这个干什么？我今天有问罪的意思吗？”

“那你上来干什么？”他有点不解。

“你是问我吗！”她眉毛一扬，嘲弄地笑笑。

“这里有第三者吗？”他开始反攻了。

“有。”她挑衅似地瞟他一眼，也象他当初发动“择偶标准”的进攻一样，看见对手迷惑不解的样子，很得意，就把那本书往他面前一伸。



刘中华窘态毕露，他第一次在一个姑娘面前满脸通红，该死，怎么就忘了这一层呢？“这，这，”他语无伦次地说，伸手去接。

女孩子把书又缩了回去。“就这么简单吗？”

他吃惊了，瞪着眼睛问：“你要我怎样？”

“你想想该怎样？”

“我想想。”

“那你仔细想吧！”她欣赏了一下他的窘态，有一丝复仇的愉悦，不由抿嘴暗笑。

他长这么大，还没有这么近被一个姑娘直视。他有点心慌，“真讨厌！”他转过身去，偷偷地咕哝了一句。“还你的书也讨厌！”姑娘“啪”的一声把课本丢在他的脚下，他手忙脚乱地拾起来塞进书包，想离开这里，但他却又莫名其妙地不愿抬脚。“不谢谢吗？”女孩扑哧一笑，满脸桃花。“谢谢！”他刚说完，姑娘又格格笑起来。好像吃了欢喜蛋一样笑了一阵，才说：“我听出来，你刚才唱的歌里把那‘知是谁’唱成了‘你是谁’，是什么意思？”“什么？”刘中华跳了起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刚才是这么唱的吗？女孩子把额前的刘海，用手随便地拢了一下，又向下蓬松一下，说：“这很不正经，不正经，你懂吗？”让一个女孩子说他不正经，刘中华有一种受辱感，并且也觉得委屈了他。他叫起来：“你这是什么话？”“就这话。结合你上一次的表演想想，真有点耍无赖哩！”女孩说。听到这几个字，刘中华跳了起来，大叫：“天哪，好，咱们谁也别打扰谁，和平共处好吗？”刘中华面对着这个会念戏文的姑娘——辩论场上的老对手，束手无策了，心里有一丝儿懊恼，他猛然抢白一句“讨厌！”拿起书包转身就走，“男不跟女斗，鸡不跟狗斗，你去选择你的‘异性’给你自己正经吧！”他说下这句连拉带挂的刻薄话，昂着头向前猛一转身，可是就在这一刹那，由于得意忘形，他挪动的脚步竟向着菊潭的崖下走去，而下边就是陡峭的江岸。女孩立即发现了危险，她大叫一声：“小心！”便不顾一切地冲过来用手去拉刘中华。但是，晚了，由